

下影陰的淨明你在

主得獎學文爾貝諾1990

③ 輯專 斯帕·歐維塔奧 (Octavio Paz)

音聲種一另

英淑張◎

所究研學文牙班西學大里德馬)
(究研班士博

談席一的斯帕與月七年今



詩的衰落，從事詩創作的詩人們，每落於悲劇；在世風日下，風起雲湧的動盪社會裡，只剩極少數人願意傾心的接受它。往昔詩人受到政治因素的騷絆，文人猶振奮著心創作，而今文學創作不再沉湎於任何政治意識或意識型態的圈囿，反受限於現實的惡性經濟循環，而且僵化了的市場需求，不重視詩的「價值」，只重視詩的「價格」。在人類文明不斷毀壞與不斷建設的彼可中究竟人類是處於「世紀黎明的開始」抑或「世紀末晦暗的深

現代化的惡性經濟循環，使僵化的市場需求只重視詩的「價格」，不重視詩的「價值」。

「詩並沒有死，可能死的是年輕人的心。」

而今天的東方和西方，都沒有了同樣的問題。詩的來源臨了。我向他們問三月份烏德里國家日報（*El País*）刊載他與西班牙詩人卡洛絲·包索細（*Carlos Bousoño*）談到「詩死於新生這一代」的看法，他表示：「詩並沒有死，可能死的是年輕人的心」。年輕人寫詩和讀詩的執著與想像力，宛如明鏡的清潔，如今卻漸漸乾涸；這面鏡子就將因水乾涸而喪失它的反射功能。

我也對他的綜合詩集「賈詡下的自由」（*Libertad*

「詩並沒有死
可能死的是年
輕人的心。」

自由
是展翼的雙翅
是輕拂綠葉的風
爲一朵鮮花
爲一個夢想
就是我們自由
而駐足

就在文化、藝術被剝奪，處於政治壓迫的偏遠地區，哈斯提斯堡文化的自由表示哀婉的期許。十二世紀是現代文學大發展與創作的時代也是遭受阻礙與壓制的世紀。當今的文學無論在金錢與商業中自救出來，因為它遠離了學術的途徑：市場的「法令」——高度文盲的墨士主筆著藝術和文學的前途；文學和藝術——無法見容於市場。

明紅的偉大作品，永遠感嘆於遠處的光榮，以贏得少數人的喝采。文學的健康來自習慣性和傳統的覺醒與共鳴，並為文學持續地創造自由

廢墟間的頌歌

◎羅毒

「廢墟間的頌歌」是胡蘭之的力作，成稿於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由馬潮譯成中文。全詩分爲七段，篇首引裴多菲（Petőfi）的名句「西區里街的現在比一世紀前還」。

第二段描繪出「人類文明的廢墟，在『行走肉的世界』中復辟」，詩人有如「掘開地窖」，「嚙的向半空中」激射而出，「意氣開朗而悲壯」。

大海上升，
在若石間探採，一隻閃亮的蜘蛛
一些鉛色的刺刺在碑石頭上；
大山給它變成了「碑石頭」；
太陽在晚上產下金色的希望。

第二段渡過晚來潮，人們不知如何相互溝通，而溝通之門也全被大石封死，「大地品嚐着腐臭的大地」。此段「用詞彙排擠出，代換負面的意義」。

久持

作◎斯帕

譯◎黎陳

久持

(4) 說罷，回答我
雷聲在說什麼
樹木知道

(5) 我自我的眼睛，進入
你自我的嘴巴，出
你睡在我的血中
我睡在你的頭裡

(6) 我要用石頭的話言和你說話
(請用綠色的詩節回答)
我要用蠶的語言和你說話
(請用蜂的詩節回答)
我要用水的話言和你說話
(請用閃電的詩節回答)
我要用血的語言和你說話
(請用飛鷹之聲回答)

譯註：帕斯爾，擅於用純粹的意象呈
現生命的共相，宇宙的神祕。在他的
詩裡，人與萬物的界限模糊了，所有
的生命自在的溝通，在短暫中進入永
恆，超越孤寂，超越我。

樹果花無

樹果花無的聖神

還原為碌碌的大海的碧波裡。
手背，纏索，纏索，纏索，
纏繞的纏繞，纏繞的帆船，
徘徊於根，攀爬，
盤旋，
那是繁生的手。
它們尋找的是身體，不是泥土，
它們纏繞擁抱。
這園
活生生地被牆圍牆。
它的艱難
歷百年始為廣漠。
它的顛覆：
光亮的頭蓋骨，破碎的腿，
在皮殼般的葉子的墜落下，
由粉紅轉轉轉綠的，
被自己的結構生，
歌唱的浪
兩千年，
這花果樹繁榮，成長，自毀寧愿。
纏繞：此時詩帕斯在印度時所為。
此種花果樹期亞尼尼爾時所在之普
提羅，為佛教聖之聖樹，譯「大英日
刺」：無花果樹有許多是高大的森林
樹，自由成林的散狀，有些重覆

燦星・燦星

◎ 華國

[illegible]

家人旗八

水

金英乘○

這不，來家看兒女，以後我會帶來的。至於那兒子小，有了孩子就不願意養，靠我這隻手，就不愁兒死，我奶奶，您放心！這本來的媳婦，現在放他回去了，您該為難，我喜歡了。」

說得全氏也開罪，忙著拿錢，忙著要丫頭街坊去買。

全氏不久，那二爺回，一一看他，他真像根草，葉子，那二爺養著，當那二爺養的，叫他爹！誰是個安，看了兒，忙又忙，好，會才說出一。

迷 袁

保

「不去。這……這是件多麼驚人的事！」

「親朋好友們什麼都沒有幫助，常寧凡既然答應要和你結婚，一你不得不相信他和我結婚嗎？」

「我說過我不相信嗎？」

「算什麼真心話呢？」

「真心話是我心口如一，相信，千萬不要聽他的相信，好不好？」

「好呀，」池尚雲談話語調，「這才差不多。」

「那現在我可以去把話說完，不對？常常去把話說完，不對？」



關心地方，深入鄉鎮。

六十年來，明華園以精湛的演出，風靡了臺灣的每一個角落。四十年來，中國時報以詳實的報導，吸引了臺灣的所有讀者，因為它關心地方、深入鄉鎮，40年如一日。

關懷
 負責
 進步

40

中國時報 40周年

開明·理性

中國時報